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九百

五十至
五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賈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徐秉文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

宋 王欽若等撰

總錄部

咎徵

洪範咎徵叙其惡行春秋災異謂之譴告非獨繫於邦國亦將徵於人臣自昔不忠其君無德而祿貌言視聽有戮於彛倫偽采淫泰卒陷乎非道者曷嘗不妖興於未兆怪見於所居蓋天意之弗蠲俾神物之申儆故有

五行之屬萬類之衆殊形異狀失其常理提耳注目使之先覺而覩機若瞋不能知變以至於禍敗者可勝言哉若乃地名讖亡天象示化車服牆屋無故而隳落衣服器皿忽焉而變故至有賢臣良士行道之人而不能免者其命也夫

漢爰盎景帝時為太常病免居家初梁孝王欲求為漢嗣盎進說其後語塞

塞不行也

梁王以此怨盎使人刺盎刺

者至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迺見盎曰臣受王命刺

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曹輩也備之益心

不樂家多怪廼之培生所問占音楷秦時賢士善術者也還梁刺客

後曹果遮刺殺安陵郭門外

梁孝王武景帝時入朝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

獻牛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足當處下所以

輔身也今出背上象
孝王背朝而干上也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

王三歲坐侵廟墺地為宮墺音人緣切上徵榮榮行祖於江

陵北門

祖者送行之祭因享飲也昔黃帝之子繫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也

既上

車軸折車廢

廢壞也

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

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郵都簿責訊王

簿皆音薄戶切訊問也音

信

王恐自殺

燕刺王旦昭帝時謀反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

中

屬猶注也音之欲切

飲井水竭廁中豕羣出壞大宮竈

廁養豕圉也

音胡因切

烏鵲鬪死鼠舞殿端門中

端門正門也

殿上戶自閉不

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墜

后姬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水台水

葭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

鴈門葭音家台音怡

王客呂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

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王愈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王舍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繇是發覺伏誅

昌邑王賀昭帝時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賀不改寤後

卒失國

霍禹宣帝時嗣其父大將軍光博陸侯為大司馬光兄
孫雲為中郎將雲弟山為奉車都尉初光夫人顯毒殺
許后帝始聞之而未察及雲山禹有邪謀長安男子張
章告之詔雲山不宜宿衛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
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知

見捕

不 亟下捕之

亟疾下捕之
亟音居力切

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

尾盡地鴉數鳴殿前樹上

鴉惡聲之鳥也古者室屋高
大則通呼為殿爾非止天子

中宮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
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
謹來捕禹舉家憂愁會謀逆事發雲山自殺禹要斬顯
棄市

董賢哀帝時為大司馬第門自壞時賢以私愛居大位
賞賜無度驕嫚不敬大失臣道見戒不改後賢夫妻自
殺家徒合浦

翟義字文仲為東都太守王莽居攝義舉兵將誅莽義

兄宣居長安先義未發家數有怪

言義未發
兵之前

夜聞哭聲

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生滿堂有狗從外入齧其中

庭羣鴈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

比必
寐切

狗走出門求不

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儆

儆音
土歷

切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為而大禍至也太夫人可歸為

棄去宣家者

言歸其本族
自絕於翟氏

以避害母不肯去後數月義

舉兵敗其家遂族

王匡仕王莽為太師時盜賊起遣匡與更始將軍廉丹

東東謂東出也祖都門外天大雨霑衣上長老嘆曰是為泣

軍果為光武所敗

後漢更始自雒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

鐵柱門三馬皆死

續漢書曰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之徵

彭寵光武建武初為漁陽太守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

變

一說夢羸祖冠幘踰城髡徒推之又寵堂上聞蝦蟇聲在火鑪下鑿地求之不得也

卜筮及望

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子后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寵齋獨在便室蒼頭子

密等斬寵及妻頭詣闕

岑彭為征南大將軍建武中討公孫述至武陽所營地名彭亡彭聞而惡之欲徙會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為治中從事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

魏李暅為河南尹歲餘廳事前屠蘓堞

小草屋也

令人更治

之小材一枚激墮正樞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遷
為荊州刺史未及之官而敗

楚王彪本封白馬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
出妖馬夜過官牧邊嗚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
斛行數里還入河兖州刺史令狐愚以彪有智勇及聞
此言遂與王凌謀共立之事泄凌愚被誅彪賜死

張罽鉅鹿人養志不仕正始元年戴鶯之鳥巢罽門陰
罽告門人曰夫戴鶯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

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

公孫淵為遼東太守司馬宣王以太尉出征圍其城時
有長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於東北墜于梁
水城中震摺無幾何淵攻南圍突出宣王縱兵擊敗之
斬於梁水之上星墜之所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
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
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尋誅滅

蜀諸葛亮為丞相大將軍屯於五丈原有長星墜亮之

壘是年亮卒

吳諸葛恪為荊楊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時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欲為變與孫亮謀置酒請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者著線衣入其閣中從者白之令外詰

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
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往東與有白虹
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俄為峻所殺恪已被
殺其妻在室使婢語曰汝何故血晁婢曰不也有頃愈
劇又問婢曰汝眼目視瞻何以不常婢蹙然起躍頭至
於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為孫峻所殺於是大
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

鄧嘉為戍將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在食案

嘉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後嘉謀叛闔門被
誅

晉衛瓘為太保惠帝永熙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
螺出足起行歲餘及禍

張華為司空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為栢識者以為不祥
又華第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避以中臺星圻勸華
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脩德以應爾不如靜以待
之以俟天命及趙王倫孫秀將廢賈后遂害華夷三族

賈謐本姓韓其母午賈后妹也謐冒姓賈氏惠帝元康中雒陽南山有畜作聲曰韓屍屍識者曰韓氏將死也言屍屍者盡死意也其後謐誅而韓族殲焉又謐將誅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於中丞臺又蛇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壓毀牀帳謐益恐及趙王倫廢賈后謐及母賈午皆伏誅官至散騎常侍侍講東宮

宋達為丹陽內史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為揚州刺史

曹武所殺

周玘為南郡太守初玘於陽羨起宅始成而邊戶有聲
如人歎咤者又玘家有鵝在籠中而頭斷出籠外玘亡
後家誅

裴楷為光祿大夫家炊黍在甑或變如拳或作血或作
燕菁子其年卒

楊駿為太傅輔政初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
門大呼曰斫所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駿被誅其言果

驗

王浚為幽州牧謀將僭號有狐據府門翟雉入廳事俄為石勒所殺

愍懷太子既為賈后所忌將害之時有桑生於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後太子臧初立為太孫桑復生於西廂太孫廢仍枯

石崇為衛尉將被誅其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

趙王倫僭即帝位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鍾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日開視戶如故并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瘡時以為妖焉

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有一婦人詣冏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臍便去爾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云著布袍腹為齊持服俄而冏誅

卞粹齊王罔輔政時粹為侍中中書令及長沙王又專
權粹立朝正色又忌而害之初粹如廁見物若兩眼俄
而難作

成都王穎起兵誅長沙王又既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
若火其壘井中皆有龍象穎既縊死棄棺於故井中

陸機為平原內史成都王穎輔政以機為後將軍討長
沙王又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機戰敗穎聽孟
玖之譖將殺機其夕機夢黑幘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

禍及

皇太子暉初為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歟生隱起如麻粟
祖母陳太妃以為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
興之祥暉為皇裔是其瑞也毀而賣之象暉見廢不終
之驗也

祖逖為豫州刺史先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
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
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為我矣方平

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

張茂元帝大興中為吳郡太守府舍得二狗頭其後茂為吳興兵所殺

王敦為荊州牧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于寶以為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

甘卓為閬州牧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襄陽意氣騷

擾舉動失常自炤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尋為襄陽太守周慮等襲殺之

王導為司徒廐羊生無後足明年蘇峻入京都導與成帝俱幽石頭僅乃身免

周筵為冠軍將軍於姑孰立屋五間而大梁一時躍出墮地衡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雖以人功不能然也後竟為王敦所害覆族

王機為廣州刺史入厠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似烏鴨南海太守鮑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逕飛上天機尋誅死

謝安為太傅太元中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

王國寶為尚書左僕射先是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鬪族後國寶與王恭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庾晞

史失其官

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搯大鈴為唱使左右

齊和又燕會輒令倡伎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

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

諸葛長民為豫州刺史兼太尉留府事常一月中輒十
數夜眠中驚起跳浪如與人相打毛脩之嘗與同宿見
之駭愕問其故長民答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
分明竒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
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必隱蔽去輒復出又

擣衣石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伏誅

王矩為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莊靈之矩問之答稱天上京兆被使君召為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庾翼為豫州刺史入厠見一物如方相俄而疽發背卒殷仲文為東陽太守謀反因炤鏡不見其面數日而伏誅

朱猗為龍驤將軍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羣鳥集竈競來
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鳥鵲餘者因共啄狗即
死又噉害唯餘骨存尋而猗死

桓玄初封楚王已設拜席羣官陪位未及出有狗來便
其席萬眾雕候疑莫不驚怪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逐狗

改席而已玄既僭亂出偽詔改年為建始右丞王攸之
曰建始趙王倫偽號也又改為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
之歲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玄入建康宮逆風迅

激旗旌儀飾皆傾偃及小會於西堂設伎樂殿上施絳綾帳鏤黃金爲顏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旒蘇羣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轎車亦王莽仙蓋之流也龍角所謂亢龍有悔者也玄在宮中嘗覺不安若爲神鬼所擾自篡盜至敗凡八旬

王綏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血流滂沱俄拜荊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

前涼張天錫為涼州牧州楊樹生松天成若曰松不改
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此永久之葉將集危亡之地是
後天錫降氐

宋彭城王義康為大將軍領司徒東府廳事前井水忽
涌溢野雉江鷗並飛入所住齋前尋被誅削

臨川王義慶為揚州刺史在廣陵有疾而白虹貫城野
麇入府心甚惡之因陳求還太祖許解州以本號還朝
薨於京邑

始興王濬字休明將產之夕有伏鳥鳴於屋上後與元
凶劼同逆伏誅

劉敬宣為右將軍夜與僚佐宴集空中有投一隻芒屨
於坐中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
並欲壞頃之而敗

晉安王子勛僭號之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吏以
子勛所乘車除脚為輦置偽殿之西其夕有鳩棲其中
鴉集其幃又有禿鶩集城上又以安陸王子綏為司徒

子綏拜司徒日雷晦冥震其黃閣柱鷓尾墜地又有
鷓棲其帳上尋敗並伏誅

竟陵王誕為南徐州刺史在京夜大風飛落屋瓦城門
及牀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入城衝風暴起揚塵
晝晦又中夜間坐有赤光焰室見者莫不怪愕左右侍
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稍耗既覺已失髻矣如
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明二年發民築治廣陵城誕
循行有人干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

誕執之問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去年
與道佛共議欲燒除此間人道佛苦諫得止今大禍將
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答曰古時有言禍
不入六慎門誕以其狂悖殺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見鬼
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錄二十餘
日乃赦之誕尋為建康陳文紹等告其反狀伏誅

徐羨之為司徒少時隨從兄履之為臨海樂安縣嘗行
經山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

行及拜司空守關將入彗星晨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
集太極東鵠尾鳴喚後與傅亮同誅

江湛為吏部尚書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少日所眠床
忽有數升血尋為元凶所害

蕭思話為青州刺史嘗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得二死
雀思話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

檀道濟為司空江州刺史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鷓鴣集
船悲鳴會太祖疾動彭城王義康矯詔召入道濟收付

廷尉及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混征北主簿丞伯秘書郎中遵等八人並誅

黃回南兗州刺史太祖將誅回回被召上車愛妾見亦光冠其頭至足苦捉留回回不肯止及至見誅

劉斌為吳郡太守郡堂屋西頭鴟尾無故落地治之未畢東頭鴟尾復落頃之斌誅

劉遁為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應朝廷遁豫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

兩三人持堊制其家門須臾滅明日而遁死問至

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一 宋王欽若等撰

總錄部

咎徵第二

南齊安陸王子敬為揚州刺史先是有聲入廣陵城投井而死又有象至廣陵其後子敬於鎮被害

始安王遙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織出城外遙光尋以叛誅

成買為角城戍主與魏軍拒戰手所傷殺無數晨朝早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

黃文濟為御史其家齋前種菖蒲忽生花光影焰壁成五采其兒見之餘人不見也少時文濟被殺

王晏為驃騎大將軍其父普耀齋前柏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為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椽子悉是大蛇就視之猶未也晏惡之乃以紙裹椽子猶紙內搖動穀穀有聲晏子德

元所居帷屏無故有血灑之晏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既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相禁制識者云此勢不復久也後數日被誅

崔慧景為平西將軍假節侍中奉江夏王寶元圍臺城有一五色幡飛翔在雲中半日不見衆皆驚怪相謂曰幡者事尋當翻覆也數日慧景敗

梁王茂為荊州刺史茂初以元勳高祖賜鐘磬之樂及在江州夢鐘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既

成列鐘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
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
少日卒

王瑩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瑩將
拜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既成頸空不實補而用
之居職六日暴疾卒

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以悖逆誅死初譽之將敗引鏡
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瞰其齋又見

白狗大如驢從城而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
武陵王紀將僭號妖怪非一其最異者內寢栢殿柱繞
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霍靡可愛狀似蓮花識者曰王
敦祇花非佳事也紀年號天正與蕭棟暗合僉曰天字
二人也正字一止也棟紀僭號各一年而滅

侯景自為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將篡奪乃矯詔自加
九錫之禮置丞相以下百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野鳥翔
于景庭上赤足丹喙形似山鵲賊徒悉駭競射之不能

中景既篡位所居殿嘗有鴝鵒鳥鳴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討捕焉又景左足上有肉瘤狀似龜戰應剋撓瘤則隱起分明如不勝瘤則低至景敗日瘤隱陷肉中又景與領軍將軍王僧辯戰有流星墮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為陸法和所禽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元帝以僧辯為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命即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

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曜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業

陳周文育為鎮南將軍討余孝勵為豫章太守熊曇朗所害初文育之據三陂有流星墜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得棺木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見殺

侯安都為鎮北將軍率衆與周文育西討王琳將發王公已下餞於新林安都躍馬渡橋人馬俱墜水中又坐

關內墜於櫓井時以為不祥軍至郢州與琳合戰安都
敗績與周文育徐敬成並為琳所囚

後魏南安王禎為湘州刺史五月至鄴入治日暴風大
雨凍死者十數人禎以旱祈雨于羣神鄴城有石虎廟
人奉祀之禎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
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禎孫中山王熙後為湘
州刺史以七月入治其日大風寒雨凍死者二十餘人
驢馬數十疋熙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又有蛆生其庭

後果兵敗而死焉

北海王祥除太傅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拜命之夜異風震雷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宣武之墮政也祥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為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後為人告謀反免為庶人會其家奴數人陰結黨謀欲以劫出祥密抄名字潛托侍婢通於祥祥始得執坐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祥手中攬得呈奏至夜守立

以聞祥哭數聲而暴死

李元護為齊州刺史卒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得其凶問
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
而拭之後復如此

爾朱世隆為尚書令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
上欬然有聲一局之子盡皆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曾書
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
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又此

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
田怙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旦為令王借車牛一乘終
日於洛濱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
無褥請為記識時世隆封維平郡王故呼為令王亭長
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車入省兼無車跡此奴固陳
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
隆付曹推驗時都官郎穆子容窮究之奴言初來時至
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二防閣捉儀力催車車

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關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
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小黑色儂從軍皆着襦袴褶握板
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廳事東閣內東廂
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鑰子容以西門不開忽言從入此
屋常閉言奴在中詰其虛罔奴云此屋若閉求得開看
屋中有一板床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甕米奴拂床而
坐兼畫地弄甕中之米亦握看之定其閉者應無事驗
子容與謝遠自入看之戶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拂床

畫地蹤緒歷然米亦符同方知不謬具以此對世隆悵然意以為惡未幾見誅

高肇為司徒及大舉伐蜀以肇為將軍都督諸軍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虎門外無故驚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恠異肇出惡言焉及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為不獲吉還也其後果被誅

北齊琅邪王儼為大將軍錄尚書事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為澄公所作儼將脩之巫曰若動此浮圖

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迴旋失之
數旬而敗

竇泰為中尉從神武西討為周太祖所襲自殺未行之
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
直兵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
知非人皆知其必敗

王琳自梁來奔為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
蛆數升落地化為血蠕蠕而動又有龍出于門外之地

雲霧起晝晦後為陳將吳明徹所殺

權會為著作監知太史局事加中散大夫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爾暴亡會生平畏馬位望所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斛律光為丞相封清河郡公為祖珽所構光將誅其家三鼠常晝見光寢室常投食與之一朝三鼠俱死又牀下有三物如黑猪從地出走其穴膩滑大蛇屢見屋脊其聲如彈丸落又大門橫木自焚擣衣石自移

隋燕榮為幽州總管坐毒虐賦穢徵還京師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債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

齊王暕大業中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而壞廳事楸中折識者以為不祥及從幸江都因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囊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羣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意甚惡之尋為宇文化及所害

堯君素大業中為河東通守唐公義師攻之歲餘不克

時白蛇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為左
右所害

唐劉文靜高祖武德初為戶部尚書其家中妖恠數見
文靜弟文起憂之遂召巫者於星月之下披髮銜刀為
厭勝之法其愛妾失寵以狀告其兄上變誅死

齊王祐太宗貞觀中為齊州都督以謀逆詔還京師賜
死祐未反前數月於齋中晝坐忽見一人云災厄甚逼
可脩福以禳之言訖而滅祐但令多設佛齋餘無悛悔

祐又好養鴨忽有野狸入籠中齧四十餘鴨皆斷其頭及敗同惡而誅者四十四人

曹懷舜高宗永隆中為定襄道副總管初軍至碧綠泊軍始為營營內忽有泉水大如車輪又遇大風飄折懷舜寢帳衆皆惡之俄為突厥所敗

越王貞為豫州刺史則天垂拱中貞子博州刺史琅邪王冲據博州舉兵貞應之貞嘗遊於城西水門橋臨水自鑑不見其首心甚惡之未幾而及禍

寧王憲玄宗天寶初寢疾是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時
學者以為春秋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
也憲見而嘆曰此俗謂樹稼也諺云樹稼連官怕必有
大臣當之吾其死矣數日薨

楊慎矜天寶五載為御史中丞為侍御史王鉞所構縊
殺之初慎矜至溫湯正食忽見一鬼物長丈餘朱衣冠
幘立於門扇後慎矜叱之良久不滅以熱羹投之乃滅
無何下獄死

元載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居長壽坊代宗大曆四年九月已卯有猛虎入城止於載私廟命金吾將軍薛岌射生將周皓發弩手射殺之以獻十二年載被誅毀其私廟木主

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德宗建中初希烈于唐州得象一頭以為瑞應又上蔡襄城獲其珍寶乃是爛車缸及滑石偽印也尋而希烈死

朱泚為盧龍節度使留京師建中四年七月涇原兵反

迎泚為主泚自號其宅曰潛龍宮悉移內庫珍貨瓌寶以寶之識者曰易稱潛龍勿用此敗徵也未幾百姓剽奪其珍寶泚不能禁尋而泚敗

韋執誼順宗即位初為尚書左丞平章事執誼自卑官嘗忌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為郎官時嘗與同舍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州執誼遽命去之閉目不視及拜相還所坐堂見北壁有圖不就看七八日試就看之乃崖州圖也以為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及賤貧外司戶果

得崖州

劉闢為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府行軍司馬闢嘗病見
問疾者皆以手據地倒行入闢口闢因磔裂食之唯盧
文若至則如平常故尤與文若相睦卒以同惡族其家
高駢為淮南節度使僖宗光啓元年冬府衙應門之內
有隋朝大屋數間蓋舊行臺也古老謂之中書門雖制
度朴拙梁棟甚堅忽一日自壞識者曰故事中武德初
始畢可汗牙帳破高祖問侍臣曰此兆何也蕭瑀曰昔

魏文帝時許昌門無故自壞文帝惡之即其驗也蕭瑀上言之後明年四月始畢可汗果死而駢之府門此時輒壞則知非其祥也又明年七月有蝗行而不飛自郭西浮濠水緣城而入飛至駢道院之中驅撲不止凡松竹之屬一夕如翦所懸畫像皆齧去其頭數日之後又相食啗至九月暴雨初霽溝竇中忽有小魚其大如指蓋雨魚也占者曰有兵喪十月有大星墮于延和閣前聲若奔雷洞焰一庭自十一月雨雪至三年二月昏霧

不解或曰下謀其上是時糧食騰貴殆逾十倍寒僵餓
仆者日有數千棄之郊外及霽而遠坊靜巷爲之一空
至三月駢有寄諸從事詩末句云人間無限傷心事不
得樽前折一枝蓋亡滅之兆也駢果爲畢師鐸所殺

梁成汭唐末爲荆南節度使時鄂州杜洪爲淮南楊行
密所襲汭出師援之造一巨艦三年而成號曰和載艦
上列廳所司局有若府署之制又有齊山截海之名其
宏廓可知矣及沿流東下未及鄂渚而澧朗之軍突入

江陵得掠殆盡汭之兵士咸顧其家皆無鬪志而淮寇乘之縱火以燔其艦汭投江而死又澧朗之軍既襲江陵一城士女僧道工巧皆俘載而去則和州載之名亦前定也

安王友寧太祖兄子唐末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與青州王師範戰于石樓王師小却友寧旁自峻阜馳騎以赴敵所乘馬蹶而仆遂沒於陣友寧將戰之前一日有大白蛇蟠於帳中友寧心惡之既而果遇禍焉

楊師厚為魏博節度使封鄴王於黎陽採巨石將紀德政以鐵車負載驅牛數百以拽之所至之處丘墓廬舍悉皆毀壞百姓望之皆曰碑來碑來及碑石纔至而師厚卒魏人以為悲來之應

後唐張文禮為鎮州牙將害其帥王鎔而自為留後未幾舉家咸見鬼物昏瞑之後或歌或哭又野河色變如血遊魚多死浮於水上識者知其必敗尋而疽發背死王處直為定州節度使嘗自頌功業為德政碑建樓於

衙城內言有龍見其中人或覩之其狀黃公蜥蜴也而
不畏人處直以爲神異造龍床以安之又城東麥田有
鵲數十頭平地共巢處直以爲已德令人守之識者竊
論曰蟲蛇陰物比蔽山澤今據屋室人不得而有也鵲
巢於樹固其所也今止平地失其所也南方爲火火主
禮禮壞則羽蟲失性以文推之上失其道不安之位果
廢處直

朱繼麟為河中節度使先是河中衙城闌者夜見婦人

數十衮服靚粧僕馬炫耀自外馳騁笑語趨衙城闈者不知其故不敢詰至門排騎而入既而扃鑰如故復無人跡乃知妖鬼也又繼麟夜登逍遙樓哭聲四合詰旦訊之巷無喪者隔歲乃族誅

張遵誨為客省使自以歷位尹正與樞密使安重誨素亦相款衷心有望於節鉞及郊禋畢止為絳州刺史鬱鬱不樂離京之日白衣乘馬於隼旗之下至郡無幾而卒

晉鄭阮初仕後唐為趙州刺史嘗以郡符取部內凶肆
中人隸其籍者遣於青州昇喪至治郡人憚其遠願輸
直百緡以免其行阮本無喪即受直放還識者曰此非
吉兆也未幾改曹州刺史為政愈弊高祖建義入雒為
本州指揮使石重立所殺舉族無孑遺

劉頎為鴻臚卿留司洛下嘗於水南治第有古墓在其
下因發之其棺柩遺骸棄於雒水俄而疾作舉家相繼
卒焉

程遜為太常卿奉使吳越仲秋之夕陰暝如晦遜嘗為詩曰幽室有時聞鴈叫空庭無路見蟾光同僚見之訝其詩語稍異及使迴遭風水而溺焉

史翰為滑州節度使白馬河決翰自祭之見一犬有角浮於水心甚惡之後數月邁疾而卒

安重榮為鎮州節度使初後唐清泰中華溫琪為鎮帥於城之諸門各鑄一鐵人虬髯拱立以抱其關衆謂之鐵胡重榮未舉兵前東門忽墮一鐵人頭不知其故也

關者懼乃託以爲暴風吹巨扉所落重榮小字鐵胡心
惡之不復窮問又饒陽令劉巖送一水鳥文有五色重
榮畜於後潭以爲鳳雛遂有異志漸恣奢僭用玉爲魚
袋將謀逆也復爲鐵鞭重數斤密令人自外獻之蓋惑
衆冀成非望也又鎮之牙署堂前有揭幡長竿約數十
尺重榮將叛之前一日張弓弩仰望竿杪銅龍之首謂
左右曰我若必有天命則當一發而中果中之左右即
時拜賀蓋禍之來也陰必惑之以至於敗焉

李金全為安州節度使有親吏胡漢筠者金全愛之甚篤己亥歲府署之竹一夕而花城墮之麥方蘄而秀大露晦冥之中則化為宿草郡樓有介蟲如龜而巨鱗銳首能陷堅出於金全足下漢筠取而焚之所乘馬人立而言庚子年正月赤雲如煙蒙冒其境中有素光如矛戟之狀南北交錯及城有夜妖金全心惡之及馬全節除安州節度金全送款于淮夷至是而竄妓樂車馬珍奇帑藏皆為偽將李承裕所奪與其黨數百人束身夜

出曉至汶川引領北望泣下而去

景延廣為侍衛都指揮使開運三年冬契丹渡澆水詔遣屯孟津將戒途由府署正門而出所乘馬騰立不進幾墜於地乃易乘而行時以為不祥之甚也延廣後為敵所殺

桑維翰為開封尹會秋霖經月不歇一日維翰出府門由西街入內至國子監門馬忽驚逸御者不能制維翰落水久而方蘇或言私邸亦多怪異親黨咸憂之果為

張彥澤所害

李濤為平章事乾祐元年三月中書厨釜鳴者三不數日又鳴者三俄又鳴者三俄又鳴者一其聲甚異至是濤罷免揚雄謂之鼓妖近類此乎

史宏肇為侍衛親軍都督指揮使其第數有怪異嘗一日於塔砌隙中有煙氣蓬勃而出禍前二日昧爽有星落于宏肇前三數步如迸火而散俄而被誅

湘陰公贇為徐州節度使乾祐元年八月中有雲見五

色又冬杪有鳥翔集於解碧堂庭樹黃質朱喙金目青翼紺趾玄尾鸛鶴許大衆莫能識竟不見飲啄有賓佐間嘆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決旬而不知所止及郊迎馮道常所乘馬比甚馴服至是忽蹄齧奔逸人不可制乃以他馬代之時以為不祥又傳太后誥之際馮道笏墮於地左右皆惡之將離彭城嘗一日天有白光一道自西來焰城中如晝有聲如雷時人謂之天裂又有巨星墜於徐野殷然有聲或謂之天狗後贛果廢死

周王峻為樞密使初降制除青州有司撰製旌節以備
迎授前之夕其旌節有聲甚異聞者駭之主者曰安重
誨授河中節亦有此異焉又所居堂陞忽然隱起如堆
又夢被官府追攝入司簿院既寤心惡之以是尤加狂
躁尋被誅死

馬肩孫為太子賓客分司在雒未疾前白虺緣于庭槐
驅之失所在裔孫感賦鵬之文作槐蟲賦以見志未幾
暴卒

王殷為鄴都留守以太祖郊禮入覲令為內外巡警有震主之勢人頗憂之太祖力疾坐滋德殿降制流竄入都城乃命殺之衆情乃安是歲鄴城寺鐘懸絕而落又火光出幡竿之上殷之入覲都人餞之離亭上馬失鐙翻墮於地人訝其不祥太祖尋令澶帥鄭仁誨之鄴殷次子為衙內指揮使不出候謁誅之遷其家屬於登州

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錄部

忌害 交構 交惡

忌害

行近於名藝放於利近名則多忌放利則多害誠先民
之共患也大道既隱推讓多缺至有處乎先則抑其後
居乎下則攻其上忌兼容之戒起自私之謀患埒已之

寵惡高衆之技讒之未勝則浸潤以取信力之不足則
朋附以合勢造構其端媒孽成罪或緣疑似而成狀或
伺不意而竊發甚者至於戕害次亦不免疏棄何長短
相形高下相傾而至於此乎蓋夫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行高於人衆必非之良可以太息者已

鮑牧國夏高張皆齊大夫也齊景公尊穰苴為大司馬
已而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諧於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
死

公叔魏武侯時尚公主為相時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
名公叔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
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
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
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
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
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
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

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

李醯為秦太醫令時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
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目耳痺醫來
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醯自知
技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

龐涓仕魏為惠王將軍初涓與孫臏俱學兵法涓既事
魏惠王為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
至涓恐其賢于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

李斯楚上蔡人入秦為廷尉斯與韓非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親信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

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
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蜀陳祗為尚書令龐統子宏字巨卿簡有臧否輕傲
於祗為祗所抑卒於涪陵太守

晉馮統得幸武帝為左衛將軍承顏悅色寵愛日隆羊
祜貞慙心無私疾惡邪佞統與荀勗之徒甚忌之

孔顥為文帝相府叅軍魯國唐彬以州別駕奉使詣相
府僚佐稱之於帝薦為掾屬帝問顥忌其能不答後

辟為鎧曹帝甚重之他日謂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

荀勗字公曾潁川人歷中書監張華將舉著作郎陳壽為中書郎勗忌華而疾壽遂諷之部遷壽為長廣太守壽辭母老不就

虞預為著作郎時王隱撰晉史預亦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于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於言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為

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於家

宗澹為荊州別駕王敦使從事中郎郭舒守武昌澹忌舒才能數譖之於王廙廙疑舒與甘卓同密以白敦敦不授高官

南齊王秀之為隨王子隆長史子隆鎮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文學謝朓以文才尤被賞愛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勅曰侍讀虞雲自宜常應侍接朓可還都朓道中為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秋菊委嚴霜

寄言尉羅者寥廓已高翔

梁朱异為鎮軍時徐摛為太子家令應對明敏高祖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為之所遂承間白高祖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以自怡養高祖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為之卿為我臥治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為新安太守

後魏游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為秘書監因議

論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

袁翻累遷都官尚書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著作佐郎邢劭藻思華贍深共嫉之每雖中貴人拜職多憑劭為謝章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事賓食翻與劭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為讓表遂命劭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嘗傭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劭恐為翻所害乃辭以疾

許彥嘗師事王早明陰陽尤善風角宣武甚喜之早苦

以疾久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彥以其術
勝恐終妨已故謫令歸耳

北齊顏之推武成河清末領中書舍人帝甚加恩接顧
遇逾厚為勲要者所嫉常欲害之

隋蘇夔為太子洗馬以鍾律自命萬寶常妙達鍾律夔
尤忌之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數
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為何所傳受有一沙門
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

言從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所為可以行矣寶常然之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是四夷之樂非中國所宜行也其事遂寢劉暉為太史令時張胄玄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焯薦之高祖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叅議律歷事時革多出其下繇是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玄所推步甚精密帝異之令楊素與術數立議六十一事事皆舊法之難通者令暉與胄玄等辯析之暉杜口一

無所答曹玄通者四五焉

宇文述為左衛大將軍煬帝大業中與御史大夫裴蘊黃門侍郎裴矩等皆受詔叅軍選事多納賄賂士流嗟怨楊恭仁為吏部侍郎獨雅正自守不為蘊等所容繇是出為河南道大使討捕盜賊

唐杜伏威與輔公祐少相愛狎公祐年長伏威每兄事之軍中咸呼為伯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潛忌之偽署其養子闕稜為左將軍王雄誕為右將軍推公祐為僕射

外示尊崇而陰奪其兵權公祐知其意怏怏不平乃與故人左遊仙偽學道辟殺以遠其事

竇軌為益州刺史時韋仁壽為南寧州都督軌害其功託以蜀中山獠反叛未遑遠畧不時發遣經歲餘仁壽卒

溫彥博為御史大夫李靖既擒突厥頡利可汗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竒寶散于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太宗謂云隋將史萬歲破

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
錄公之勲詔加左光祿大夫賜絹千疋置食邑通前五
百戶未幾太宗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悟公勿
以為懷賜帛二千疋拜尚書右僕射

李敬玄為中書舍人朱敬則以詞學擅名與左史江融
尚書左僕射魏元忠特相友善咸亨中高祖聞而召見
與語甚奇之將加擢用為敬玄所毀遂授洹水尉

劉栖楚為京兆尹有覬覦相位之意戶部侍郎崔元畧

方在位次對又多遊裴度門栖楚恐礙已以計摧之乃
按舉山陵時錢物以污之

後唐周玄豹本燕人初為僧後歸俗天祐中馮道自劉
守光府掾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重其文章履行甚見
待遇時玄豹善人倫之鑒與道不合謂承業曰馮生無
前程公不可過用管記廬質聞之曰我曾見杜黃裳司
空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
不足信也承業尋薦為霸府從事

段徊為樞密承旨時興唐尹張憲位望既高郭崇韜將

兵征蜀以手書告憲曰允中

張憲字允中

避事久矣余受命

西征已奏還公黃閣憲報曰庖人之代尸祝所謂非吾事也時徊當權任事以憲從龍舊望不欲憲在朝廷會

孟知祥鎮蜀川選北京留守徊揚言曰北門國家根本非重德不可輕授今之取才非憲不可趨時者因附徊勢巧中傷之又曰憲有相業然國祚中興宰相在天子面前得失可以改作一方之事制在一人惟北面事重

乃授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太原尹北京副
留守知留守事

交構

讒言亂國詩人之所惡見利忘義君子之不取戰國而
下長是厲階莫不騁離堅合異之辯成以白為黑之說
是非紛揉邪正淆混惟聽覽之不至則禍亂之隨作繇
是害賢蠹政交兵構難觸類而長不可徧舉得非稟邪
沴之氣受陰狡之性狂簡日恣顛越無悔垂諸編簡貽

誚於後者乎

齊公孫閱見騶忌子以鼓琴見齊威王取相卽封成侯
後忌子與田忌不善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
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
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於威王起兵擊魏大敗之
桂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閱又謂
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
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吉乎不吉乎卜

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成侯不勝而出奔

漢谷永為安定太守時帝諸舅皆脩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帝從之以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

下胡亞切

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

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早薨親疏序材

能宜在君侯

紫古累字累親疏謂積累其次而計之

拜吏之日京師士大

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一

言萬分屬之一

聞以特進領城門兵

屬近也音之欲反

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

容於內而至戚賢勇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為君侯喜

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

保謙謙之路

太伯王季之兄也謙不為嗣而適吳越

闔門高枕為智者首

願君侯博覽者叅之

叅詳其事

小子為君侯安此譚得其書

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後漢陳珪為沛相初袁術遣韓裔以僭號事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珪恐術報布成姻則徐揚合從為難未已於是珪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執裔送許曹操殺之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為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

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
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
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
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
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杙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
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
耳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
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食人公曰不如卿言如養鷹饑

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魏楊脩與陳思王植為友時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勅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為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脩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脩遂以交構賜死

晉李含為河間王顥長史顥殺前安西叅軍夏侯奭送齊王冏使與趙王倫遣張方率衆赴倫皆其謀也後顥聞三王兵盛乃加含龍驤將軍統督護席遠等鐵騎廻

遣張方軍以應義師天子反正舍至潼關而還初梁州
刺史皇甫商為趙王倫所任倫敗去職詣顥顥慰撫之
甚厚舍諫顥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不宜數與相見商
知而恨之及商當還都顥置酒餞行商因與舍忿爭顥和
釋之後舍被徵為翊軍校尉時商叅齊王冏軍事而夏
侯奐兄在冏府稱奐立義被西藩枉害舍心不自安冏
右司馬趙驥又與舍有隙冏將閱武舍懼驥因兵討之
乃單馬出奔於顥矯稱受密詔顥即夜見之乃說顥曰成

都王至親有大功還藩其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執威
權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令討齊使先聞於齊齊必誅
長沙因傳檄以加罪則罔可擒也既去齊立成都除逼
建親以安社稷大勲也顯從之遂表請討罔拜含為都
督統張方等率諸軍以向雒陽含屯陰盤而長沙王又
誅罔含等旋師初含之本謀欲并去又罔使權歸於顯
含因得肆其宿志既長沙勝齊顯頰猶各守藩志望未
允顯表含為河南尹時商復被又任遇商兄重時為秦

州刺史含疾商滋甚復與重構隙顯自舍奔還之後委以心膂復慮重襲已乃使兵圍之更相表罪侍中馮孫黨顯請詔重還商說又曰河間之奏皆李含所交構也若不早圖禍將至矣且河間前舉繇含之謀又乃殺含郭猗為劉聰中宮僕射劉聰以弟又為皇太弟猗等皆寵幸用事斬准合宗內外諂以事之郭猗有憾於劉又謂聰子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

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為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軍為皇太子又又許衛君為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

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
難事淹變生宜早爲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况
君之寵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
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
誅每所聞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
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
軍司馬劉惔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
也繁深然之猗密謂皮惔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

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歔流涕皮惇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為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即答曰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誑偽故也皮惇許諾絜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絜以為信然初靳準從妹為乂孺子淫於侍人乂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慙恚說絜曰東宮萬

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繫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繫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繫曰若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尅季春構變殿下宜為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繫曰為之奈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

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遊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觀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祭命卜抽引兵去東宮後遂廢又

宋劉湛為太子詹事殷景仁遷尚書僕射湛代為領軍

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高祖俱以宰相許之湛尚居外
任會王宏華曇首相繼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叅政事湛
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
文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
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元嘉十二年景仁復遷中書令護
軍將軍僕射如故尋復以僕射領吏部護軍如故湛愈
忿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文帝文帝遇之益隆景仁
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

上不見許使停家養病發詔遣黃門侍郎省疾湛議遣人若劫盜者于外殿殺之以為太祖雖知當不能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主第以為護軍府密邇宮禁故其計不行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日夕引接恩禮綢繆及晚節驅煽義康凌轡朝廷帝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景仁卧疾者五年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之景仁猶稱脚疾小床輿以就坐誅討處

分一皆委之

謝靈運為太子左衛率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煽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為永嘉太守

唐武昭者本陳留人性險誕元和中王師討淮西以策謁丞相裴度及度都督軍因得署軍職至郾城又遣昭使蔡寇懼之以兵而昭神色不變益竒之後至太原奏為石州刺史無何昭除王府官以地散鬱悒日與李涉

茅彙在長安中以義俠相許是時宰臣李逢吉李程不
協而此輩皆乘隙集已立遊其門李仍叔素依附李程
知昭不得志易以鼓怨亦誑昭云程欲與昭官爲逢吉
所阻昭果恨怒與劉審及張少騰潛說謀害逢吉之計
後審乃以昭之言告於張權輿權輿遂告逢吉召審求
其狀因令茅彙致昭到所居之第深相結納而疑怨之
意並息居數月少騰漏於再榮再榮遂以狀密告因成
其獄李仲言於逢吉爲近從子當此際亦欲助逢吉以傾

程乃陰戒茅彙曰言武昭與李程同謀則活否則死彙曰寃死甘心誣人以自免所不為也初逢吉之遇茅彙甚厚嘗與彙書云足下當字僕曰自求僕字足下曰利見文字徃復畧無虛日其間叅謀議之密受金帛之賜不宜示於衆者近十餘幅異哉逢吉與程俱在相位而日與闈茸微類如此歎密既明具詞皆牽連天下之人無不拍笑

晉孟承誨為閤門副使累遷宣徽使官至檢校司空太

府卿右武衛大將軍少帝嗣位以植性纖巧善於希旨復與權臣宦官密相表裏凡朝廷恩澤美使必承誨為之

漢高從誨為荆南節度使乾祐元年遣人押送朗州馬希萼奏事官沈從進至京師乞加恩命希萼初與潭州馬希廣爭立希廣用歐弘練張仲荀謀厚賂朝廷請不行朗州恩命及從誨草面自新又援引希萼求通於朝蓋欲離間潭朗成其覆亡之禍也朝廷知其意累降詔

示諭又詔希萼希廣和解之又云乾祐三年湖南馬希
廣上言臣當道去九月內量發兵士往朗州招安戶民
不料偶失威嚴遂中姦便須謀補卒爰議班師朗州自
聞當道抽退已來狂謀益甚又探得荆南繼差人下淮
南與廣州三處結構荆南欲取澧朗州廣南攻桂州淮
南欲取湖南兼即日淮南支鄂州管內租稅東私令荆
南供給朗州且如山結連可知事勢其朗州已入附於
淮南又納款於荆南興破家亡國之心作瓜剖豆分之

勢兼誘草賊燒却近封顧基扃而危若綴旒視黎庶而困於塗地弦衰柱促言發涕流伏乞聖慈念以臣四世勤王三面受敵欲興師旅動礙冠讎望特降絲綸聊差貔虎亦知朝廷北面托落分兵處多故不敢大段撓於兵力只乞差借許蔡卿軍三五百人馬一千騎內得王師二千來人夾帶南渡只到澧州屯駐以斷淮南與荆南援助之路不勞血刃只仗朝廷則當道出兵不難尅復安危繫慮翰墨難窮庶回雷電之光以救盪平之捷

謹差押衙焦文諫馳奏披瀝以聞

後贊爲飛龍使乾祐未宰相楊邠侍衛親軍使史宏肇
執權贊以久次未遷頗懷怨望乃與樞密承旨聶文進
等搆變及難作贊與同黨更侍帝側剖判戎事且防間
言北郊兵敗贊竄歸兗州慕容彥超執之以獻有司鞠
贊伏罪周太祖命誅之

周齊藏珍行濠州刺史及張永德與李重進互有間言
藏珍亦嘗游說於重進洎壽陽兵回諸將中有以藏珍

之言上奏者世宗怒因急召赴闕至是以其冒稱檢校
官因以斃之蓋不欲暴其惡跡也

交惡

夫良士之入官也故當秉至公之誠蘊好賢之志同享
君祿共熙庶政而恃之者交懷忌前之心惟圖自安之
計以已長而格物或素貴而驕人戾其情好發彼陰伏
論交既定因賄財而輕絕位在已上乃讒搆而被絀豈
惟小人之逞志信乃有國之不幸秦誓曰人之有技媚疾

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遠哉斯言可以戒也

魯季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

山不狃止之

不狃為季氏宰

其後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

虎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繇此益輕季氏

漢爰盎為吳相王厚遇盎盎素不好晁錯錯所居坐盎

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

朱買臣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

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數

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床上弗

為禮

言不動容以禮之也為音于偽切

買臣怨常欲死之

致死以害之

後遂

告湯陰事湯自殺帝亦誅買臣

戴長樂為太僕而光祿勳楊惲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

位有忤已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繇是多怨於朝廷

與長樂相失惲卒以是敗

卒終也

後漢孔融為少府時曹公忌融御史大夫山陽郝慮字

鴻豫少受學于鄭玄獻帝常時見慮融問融曰鴻豫何
優長融曰可與造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
政散人離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睦曹操
以書和解之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為郡功曹邵邑人李達壯直
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為隙又與從兄靖不睦時議以
此少之

魏徐宣廣陵人也與同郡陳矯並為綱紀二人齊名而

私好不協

孫禮涿郡人位至司空與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

為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畧齊

盧毓為僕射典選舉
疾病遜位為司空薨

蜀楊儀為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
不睦左遷遥署弘農太守

吳孫綝輔政遷大將軍初孫峻從弟慮與誅諸葛恪之
謀峻厚之至右將軍無難督受節蓋平九官之事綝遇
慮薄於峻時慮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綝綝殺惇慮服藥

死

晉牽秀累遷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王愷素相輕侮愷
諷司隸荀愷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
即表訴被誣論愷穢行文辭亢厲以譏詆外戚於時朝
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盛名美譽繇是而損遂坐免官
王羲之為會稽內史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美譽與羲
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繇是情好不協述先為會稽以
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

謂羲之當侯已輒灑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及述為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嘗謂賓友曰懷祖

正當作尚書耳

懷祖述字

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

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繇汝等不及坦之故耶前秦王猛苻堅時為司徒錄尚書事親寵愈密朝政莫

不繇之特進樊世氏豪也有大勲於苻氏負氣倨傲衆
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
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為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
當使君為宰夫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
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氏然後百僚可整俄而世入言
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璧尚主璧何如人也世勃然曰
楊璧臣之婿也婿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
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為二天子安有上

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因此發怒命斬之於西廡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馬

宋劉瑀為左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馱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驎懼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然甚不得意謂所親曰人

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
及行甚不得意

顏師伯爲尚書僕射時廢帝失德與尚書令柳元景潛
謀廢立初師伯專斷朝事時沈慶之亦預朝政而師伯
不與之叅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者耳安能預政事慶
之聞而切齒乃洩其謀尋伏誅

南齊桓僖伯爲直閣將軍與王文和俱任頗以勢凌之
後出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時文和爲益州刺史謂僖

伯曰每憶昔日俱在閣下卿時視我如我今日見卿因
誣其罪馳信啓之入輒遣蕭寅代僖伯為郡僖伯亦別
遣啓臺閉門待報寅以兵圍之齊明帝輔政知其無罪
不欲乖文和乃勅僖伯解郡還為寅軍所攝束手受害
梁謝超宗為義興太守王瑩代超宗超宗去郡與瑩交
惡既還間瑩於其父懋懋言之於朝廷以瑩供養不足
坐失郡廢棄久之

後魏于烈宣武帝時為領軍將軍咸陽王禧惡其剛直

出為恒州刺史烈不願藩牧頻表乞傳輒優答弗許烈
乃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夫
乃至於此遂以疾固辭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有才筆為宋青州刺史
沈文秀府主簿皇興中東陽平隨文秀入國而大將軍
劉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祖淑之近親令與其府諮議
叅軍袁濟為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
濟子沈演遂各陵競沈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

房法壽初為清河太守王玄邈司馬起兵討崔道固及道固歸宋乃罷兵道固慮法壽扇亂百姓遂切遣之而法壽外託裝而內不欲行會從弟崇吉在升城為慕容白曜所破母妻沒於白曜軍崇吉還舊宅法壽與崇吉年志粗相諧協而親則從祖兄弟也崇吉以母妻見獲託法壽為計法壽既不欲南行恨道固逼切又矜崇吉情理時道固以兼治中房靈賓督清河廣川郡事成盤陽法壽遂與崇吉潛謀襲靈賓克之仍歸款于白曜以

贖母妻白曜遣將軍長孫觀等自大山南入馬耳關以
赴盤陽還崇吉母妻

北齊魏收為中書監孝昭皇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祿
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副王昕使梁不相協睦時昕弟
晞親密而孝昭別令陽休之兼中書在晉陽典詔誥收
留在鄴蓋晞所為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詢祖曰若
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及除祖珽為著作郎欲以代收
司空主簿李翥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誥悉歸陽子

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恐魏公發背

劉逖武成時為儀同三司武成殂出為江州刺史祖珽
執政徙為仁州刺史祖珽既出徵逖待詔文林館初逖
與珽以文義相得結雷陳之契又為弟俊娉珽之女珽
之將免彥深等也先以造逖仍付密啓令其奏聞彥深
等頗知之先自申理珽繇此疑逖告其所為及珽被出
逖遂遣弟離婚其輕交易絕如此

隋李渾字金才太師邠國公穆第十子初以國賦之半

許其妻兄宇文述得奉穆嗣二歲之後不以俸物與述
述大恚之因醉乃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為金才所
賣死且不忘渾亦知其言繇是有隙

唐楊纂貞觀中為吏部侍郎副特進蕭瑀為河東道巡
察大使與瑀不協屢相表奏瑀因以護罪纂拜尚書右
丞

崔隱甫為河南尹張說為相素與崔日知友善說薦之
奏請授御史大夫玄宗不許遂以為左羽林衛大將軍

而以隱甫為御史大夫隱甫繇是與說不協

吳通玄貞元初召充翰林學士遷起居舍人知制誥與
陸贄吉中孚韋執誼等同視草陸贄富詞藝時承德宗
重顧經歷艱難通玄弟兄又以東宮侍上繇是爭寵頗
相嫌恨贄性褊急屢於上前短通玄又言承平時工藝
書畫之徒待詔翰林比無學士祇自至德後天子召集
賢學士于禁中草書詔因在翰林院待進止遂以為名
奔播之時道途或預除改權令草制今四方無事百揆

時序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學士之名理須停廢
以通玄援引朋黨於禁中協力排已故欲廢之德宗不
許會贊權知兵部侍郎知貢舉乃正拜之罷內職皆通
玄諧之

後唐郭崇韜與馬紹宏同為內職及莊宗即位崇韜以
紹宏素在已上舊人准制即奏澤潞監軍張居翰同掌
樞密以紹宏為宣徽使紹宏大失所望泣涕憤鬱崇韜
乃置內勾使應三司財賦皆令勾覆令紹宏領之冀塞

其心紹宏快恨不已

聶嶼為鄴都留守判官與呂敬怡呂夢奇不足又改河東節判及至嘗鄙其土風薄其人士或達於安重誨值敬怡入司密勿與夢奇同構殺之

周李溫美為衛尉少卿廣順三年七月責授房州司戶叅軍溫美家在青州壽光縣先充祭海使便道歸家其家人與本縣主稅吏馮繼勳交惡溫美具事條白節度使苻彥卿言商稅不公請下獄鞫劾繼勳又言溫美私

過彥卿具奏及温美下臺推劾伏罪馮繼勳配流環州
温美貶房陵

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二